

博·士·文·库·博·士·文·库·博·士·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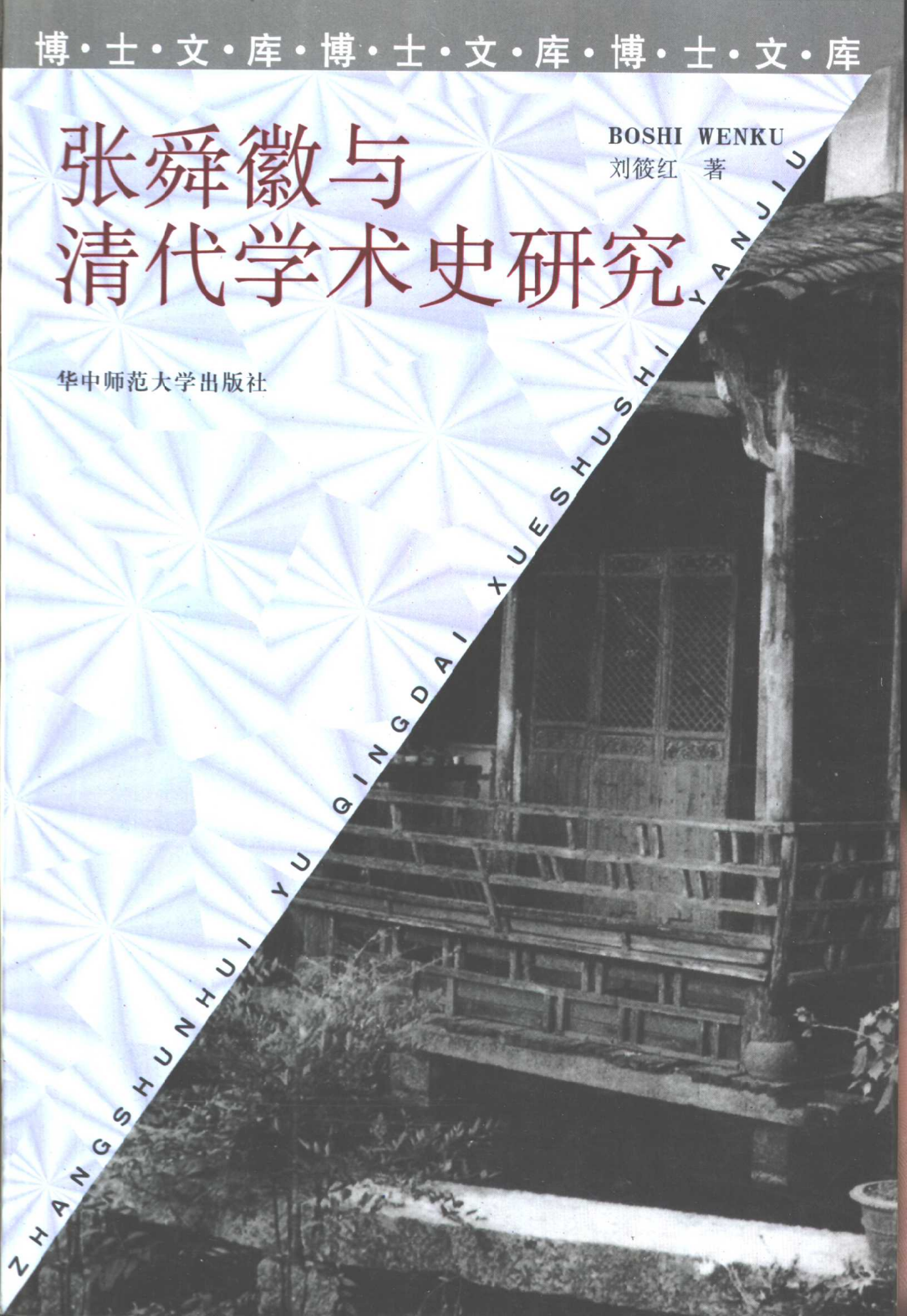
张舜徽与 清代学术史研究

BOSHI WENKU

刘筱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ZHANG SHUNHUI YU QINGDAI XUESHUSHI YANJIU



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刘筱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库·博·士·文·库·博·士·文·库·博·士·文·库



张舜徽与 清代学术史研究

刘筱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刘筱红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

ISBN 7-5622-2476-5/K·142

I. 张… II. 刘… III. 张舜徽-学术思想-研究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555 号

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 刘筱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程继松

责任校对:罗少琳

封面设计:新视点

督 印:武汉江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数:1-1000

张:9.5 字数:22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清代学术史是张舜徽学术研究的重心。本文主要对张舜徽清学史研究的学术根基，清学史在张舜徽学术中的地位，张舜徽对清学史研究的贡献，以及张舜徽清学史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与文化观念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探讨张舜徽的清学史研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些关节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舜徽研究清学史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基。其学术道路源于许、郑，而归宗清学，贯通小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其学术根基的铸成，既有家学的培养、师友的熏染，也有他持续终身的学术兴趣，坚忍不拔的治学精神，以及读大书不畏艰难的决心。

清代学术史在张舜徽的学术中具有重要地位。张舜徽一生学术可分为四个系列：小学研究、文献学研究、历史研究、清学史研究。其中小学研究、文献学研究是清代学术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张舜徽进行清学史研究的基础；而他的清学史则是直接以清代学术为对象，对清代学术进行分析、描述和总结。

张舜徽对清学史研究的贡献之一，是他力求追寻清学史的真相，从学术关心社会、学术自身价值两方面对清代学术大势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本文通过论述张舜徽评价清学流变的双重标准，剖析了学术经世与学术求真的内在价值冲突以及近代以

来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困惑，并对各自的价值意义作了评说。张舜徽肯定清初、清末学术经世的特点，但对于学术经世的立场，他更愿意选择清初学人以学术作为经世的内在支撑，以学术关心社会，以学术研究社会，同时也不放弃学术求真原则的态度，而对清未经世思潮中出现的以政治作为学术取舍的标准、凡不为所用便诋为无用以及借学术以影射政治、不惜牺牲学术的客观真实性不能赞同。对于乾嘉学术，张舜徽表现出十分矛盾的心态，其间激荡着学术经世与学术求真的价值冲突。他研究清学史的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权威思想对乾嘉学术持否定态度，否定的理由是它“钻故纸堆”，而与现实政治脱节。这个思想与传统的学术经世思想纠缠在一起，对经过革命洗礼的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诱惑，而被相当多数的人接受。张舜徽显然也不满意于乾嘉学术逸出传统学术经世轨道，但他对学术求真的追求又常常使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乾嘉学术的好感。他认为乾嘉学术的长处在于治学严谨和力求准确；而乾嘉诸儒冷淡官场名利，醉心学术以及独立不阿的政治品格值得表彰。为了消解学术求真与致用间的紧张，张舜徽辨析了学统对于道统的意义，他认为，乱世的出现与学术的衰败相联系，处身于乱世的学者如能从事学术史的研究，保存学统，便可起到振衰起废的作用。学统的意义在于它是重建安邦治国的道统的基础，而非道统本身，它不必汲汲于现实功利，而应立足于学统本身的保持。

张舜徽对清学史研究的贡献之二，是他对清代汉学与宋学的纷争进行了辨析，指出考证是清代学术普遍应用的方法，治汉学者亦求义理，治宋学者也用考据，澄清了近两百年来一直认为汉、宋之争是两家门户对立的表面现象，批评了传统的认为汉学是为考据而考据的观点，指出了汉学在思想上的进步意

义。本文通过论述张舜徽的汉、宋学研究，揭示了汉、宋学之间的分歧，不在工具层面的用考证还是讲义理的区别，而在思想领域里价值理性的分歧。

张舜徽认为朴学源于宋代学术，他通过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正确解读，指出，不仅宋代朴学是清学的先声，而且，清学也有继承、有扬弃、有修正地吸收了宋代理学的有益成份。本文通过对张舜徽关于朴学源流的考辨以及比较梁启超、钱穆、张舜徽等人在这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分析了近代以来学术精神和学术意趣的不同走向。

张舜徽对清学史研究的贡献之三，是他对清代学术作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梳理，并在对清学史的总体评估上，提出“无吴派、皖派，清学不能盛，无扬州学派，清学不能大”的创新观点。本文通过论述张舜徽“为扬学立派”的学术贡献，对扬州学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扬州学派在哲学思想以及一些治学方法上较多的继承了皖派戴震，但就其“圆通广大”的学术特点而言，则与戴学有所不同，张舜徽为扬学立派，有其可以成立的学派划分标准。扬学除了多方面继承戴学外，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术共同体，其自身也有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扬学中人虽在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在学理上则异途同归，均摒除学术门户，汉、宋兼收，考据、义理贯通，走的是通学的道路。扬学兴盛的原因，除了扬州商业经济的繁荣支持了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及皖文化对扬州本土文化的渗透外，扬州在清初所遭受的国破家亡的惨痛感受和生死以之的爱国精神，作为历史的记忆，长久徘徊在扬州人的思想深处，反映在思想学术上，便是学术的开放性和批判精神。扬州学派在注重实证的清代朴学中，注入人文关怀的内容，哲学思辨重新得到朴学的重视，以扬学的崛起为转折，开启了清学综合兼容

的新气象，清学逐渐走出狭隘步入广途。

张舜徽的学术流衍着湖湘之学的风韵。本文分析了张舜徽对湖湘之学的继承和超越，将其学术特点归纳为：推崇朱子朴学，心仪朱子理学；注重哲学的实践性，少谈心性之辨；以“道问学”为先，走博学会通的道路；主张学术经世致用；重视实行践履，亲近实技，突出人民观念；学术评价尺度与道德判断、政治标准相对疏离等六个特点。

本文认为，张舜徽的学术思想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表现出兼容开放的思想特点。张舜徽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使他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条化和简单化。张舜徽进行学术史研究，对于学术存在的形态、学术运行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认识。他认为学术存在的形态应该是：自由、独立、包容。本文认为，这种学术“自由”，体现在张舜徽身上，是对权威学术成就的肯定和对其学术上牵强附会的批评，是同情并深切理解扬州学派对传统儒学的反叛精神。学术“独立”，可以是与政治的某种疏离，但不是与社会的隔绝，可以是直接参与政治，但只是心怀人文理想的士人对世界、对社会独特的理解和介入方式，它不同于以学干禄的伪理学家，自己并无固定的学术理想和学术传统，只是以自己的才学服务于君主。学术“包容”，在张舜徽看来，学术一入门户，其学术的生命力便受削弱。张舜徽自己在处理学术问题上，也是不强人从己，不屈己以从人，各尊所闻，不相排斥。张舜徽对学术运行的规律可以概括为：“学术日新”“后出者密”，将学术进步看作是学术运行的通则；“惟能变，斯能大”，主张学术重在变化创新；“一物为万物一偏”，以联系的观点看学术，主张通学，而不提倡偏才。

本文认为，张舜徽的文化观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首先是他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国过去的深沉认同感和民族文化自尊感；其次是其史学著作中顽强表现出的“尊朱重道”的倾向；其三是在治学方法上，他的实证考据相当多地承袭了清代朴学的方式，有别于文化自由主义派别的学者基于现代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的信念总结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据方法，而表现出古典式的风格。当然，张舜徽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反思，这就不同于在他之前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接通的努力中，对传统文化中明显属于应该扬弃的成分也恋恋不能割舍而予以美化。

本文对张舜徽学术上的不足之处也作了分析，例如，他虽看到了汉、宋之争的要害所在，但并未将此认识深化，轻轻掠过，而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汉、宋门户的问题上。又如，他在接受唯物主义史观时，也受简单化、教条化的影响，在学术评价中以唯心、唯物来判断思想学术的意义，阻碍了张舜徽在哲学领域里探讨的深入。

ABSTRACT

Zhang Shunhu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This dissertation is mainly about the academic basis of Prof. Zhang's research in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in Prof. Zhang's research and Prof. Zhang's academic thoughts, research speci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change in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that in the academic context of the 20th century.

Prof. Zhang has a firm basis for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research, which is a result of both family influence, teachers' edification and his everlasting interest as well as his inflexible will to do scholarly research.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stand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Prof. Zhang's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of. Zhang's research is classified into four fields: philological study, historical document research, history research and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research. The first two are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Qing Dynasty's science, which is Prof. Zhang's research base; and his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research takes Qing Dynasty's science as the target of study, making an

analysis, description and conclusion of it.

Prof. Zhang's contribution to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research is as follows: He make great efforts to find the actual state and make an objective appreciation of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He also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an theory (汉学) and Song theory (宋学), and points out that textual criticism is the popular method of Qing Dynasty research, making a conclusion that Han theory and Song theor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moral values rather than in research methods. Prof. Zhang believes that textual criticism originates from Song Dynasty's theory,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explanation of Gu Yanwu's viewpoint that Confucianism is New-Confucianism, points out that Qing Dynasty's research not only originates from but also critically assimilates Song Dynasty's textual criticism. And this dissertation, taking Yangzhou Research of Q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analyses Prof. Zhang's Work at theory evaluation and origin research of Qing Dynasty's research history.

The third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analyses Prof. Zhang's academic research specialities and approaches how Prof. Zhang is influenced by and surpasses Hunan academic atmosphere. The author of this dissertation believes that Prof. Zhang's history research is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and is also guided by Maxism'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refore he avoids doctrinairism and simplification, and forms his own systematic viewpoints of academic patterns and its changing laws. But 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that Prof. Zhang's cultural concept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Prof. Zhang also has hi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methods. This dissertation, taking his three works of Qing Dynasty's academic history as examples, analyses his strong and weak points of academic critic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end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after stating Prof. Zhang's change in academic viewpoints, approaches academic context's influences on Prof. Zhang and the trend of traditional science in modern society.

序 言

熊铁基

这本书是刘筱红同志的博士论文，现经修改正式出版，要我作序，我也很想借此机会写几句话。

我们的老师张舜徽先生，是本世纪后半期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这一点有学者明确提出过。例如著名的学者蔡尚思先生1994年2月18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通人张舜徽先生》说：“张先生是无愧为有学问的通人”，称得上“国学大师”，并且认为20世纪后半期“似乎只有柳诒征、钱穆和张先生等少数人才够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港台著名学者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九部分谈“扬学”时，甚至说“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曹先生和张先生似乎没有私人关系，他恐怕是就事论事而言。蔡先生与张先生是有一定交往的，他的以上看法不只一次表述过。我们武汉地区的萧蓬父先生，在和我谈论出版“国学大师丛书”时说，应该为张先生写评传。我想这是给我这个张先生的学生出了题，长时间成为我的一桩心事。聪明多才、好学深思的老朋友、陕西师大赵吉惠先生，我们一见面就谈起张先生，他甚至忿忿不平，并且奔走呼吁，他曾向有关出版社建议增列张舜徽的评传。在他的新著《国学沉思》中专写了一篇《国学大师张舜徽》。他对张先生的景仰、爱戴之情，使我自叹不如。该怎

么办？我仍在张先生所开创的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文献所，知道我们这里有张门弟子也在研究张先生的学术，只是慢了一点，用时髦话说，力度不够。

筱红是张先生门下最早的硕士之一，亲聆过张先生的教导。张先生仙逝之后，又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在论文选题时，想做张先生关于清代学术研究的论文，我十分高兴，多少了了一些心愿。筱红被 77 届的同学称为才女，又是很重感情的人，完全能胜任。事实上，作的初步结果也是比较好的，被评为湖北省的优秀博士论文。

张舜徽先生的学问，是严格走的“国学”的路子，以小学、经学为基石，进而博治子、史，一生著述丰富，出版经、史、子、集各方面的著作五十多种，约八百余万字。张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经、史、子、集各方面都能成“一家之言”，有的成果还开一代风气之先。例如《中国文献学》就是如此，该书的确可以说是“开拓了现代的广义历史文献学的新路径”，“奠定了现代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框架”，历史学科中一个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是他首先倡导而立，因而创立了第一个历史文献学博士点，与此同时，他创办了一个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然而，张先生学术的重点是在清代，这一点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就曾对我们说过。我们看他的著作也正是如此，数量很大、影响很大的，是许多关于清代学术的具体论述之作，如《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以及几部清人的《学记》等等，另有一些著作，则是走清人学术的路子，在清代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

筱红的这篇博士论文，首先抓住了张先生的学术重点，意义是重大的，可以让世人对张先生有更好的认识，也可以为“国学”的新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并告诉我们，张先生在清

人的基础上做了些什么，我们可以如何前进？

例如《说文解字约注》，就是在清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清人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有许多重要成果，如桂馥的《说文义证》、段玉裁的《说文注》、王筠的《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等，张先生采取博观约取的原则撰写《约注》。此书是张先生长期研读《说文》的结果，而最后整理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60年代末，张先生一家住在原洗澡房改造的旧房子里，我每次去，他都是拿着他的笔记（先生读《说文》的眉批、夹注，密密麻麻四周皆满），和他整理的手稿，以例向我讲解，如何采择，立意如何。我也曾莽撞地说，那这就是《说文解字张氏注》，先生笑而不答。看来我说的话，不但莽撞，而且浅薄，否则张氏注、段氏注有何特点！先生在1971年的“自序”中写道：“约一名而含三义：自宋以来疏释许书之作，无虑数十百家，约取其义精者而论定之，一也；汰陈言之琐碎，祛考证之冗繁，辞尚体要，语归简约，二也；文字孳乳相生，悉原于声，苟能达其语抵，则形虽万殊，而义归一本，今阐明字义，约之以双声之理，三也。”经过全面、系统的注释整理，成为一个总结性的成果，是可以嘉惠学林的。我们如果仔细阅读，比较、研究，即可见先生才、学、识之为人师表。

再如《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的写作，那是张先生从众多清人文集的阅读中作出的，仅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例，他是湖北省图书馆跑得最多、借书最多的读者之一，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省图书馆的一些老人还清楚的记得张先生当年的情况。张先生不仅看过一千多家的文集，而且读后必作笔记，包括考订作者行事，记录书中要旨，并考定

得失等等。这样提要性的叙录，对于后学是极有帮助的。顾颉刚先生曾说：“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彷徨、歆之业，下则藐视纪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这样有价值、有影响的著作，反映的是张先生的功力，一部大小不同的文集，读后要能抓住要领，而且理出头绪来，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

关于张先生的清学研究我就不再多说，这里想就筱红同志的论文再说上几句。我以为，本文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其一是首次对张先生的清学史研究进行了系统探讨，条分缕析地梳理出张先生清学史研究的内在理路、主要贡献以及清学史研究在张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其二通过张先生的清学史研究，探讨了张先生的学术渊源、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与文化观念；其三通过探讨张先生的清学史研究，对清学史的诸多关节性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如：通过论述张先生评价清学流变的双重标准，较为深入地触及到学术经世与学术求真的内在价值冲突以及近代以来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困惑，并对各自的价值意义作出了较为透彻的评说。通过论述张先生的汉、宋学研究，较为有力地揭示了汉宋学之间的分歧，不在工具层面的考证与义理的分歧，而在思想领域里价值理性的分歧。通过张先生对朴学源流的考辨以及比较梁启超、钱穆、张舜徽等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触及到近代以来学术意趣的不同走向。通过论述张先生“述论扬学”的学术贡献，对扬州学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示出其学术价值、学术特点以及学术地位所在。通过对张先生学术思想的探讨，凸现了学术独立、学术包容等学术精神与学术理念的价值。

当然，本文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张先生论扬州学派，从康熙年间的王懋竑一直讲到清末的刘师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

中国学术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在《清代扬州学记》中以专章论刘师培，当是张先生论扬州学派乃至清代学术的一个颇有特点的地方，可惜作者没有提到。张先生的学术纵深古今，横跨经、史、子、集四部，有待更多的学者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发掘，也希望筱红同志将这一课题研究继续下去，为国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2001 年春